

首獎

那場被遺忘的派對

◆ 李家蓁

角色：

女大生

男大生

女友

男友

爸爸

媽媽

妹妹

員工

老大

小弟

女子

（演員可一人飾演多角，沒有局限。）

（其中沒有標明角色臺詞的場次，可由任何演員詮釋。）

〈在一切開始之前〉

歡迎來到快速滑道，請依照指示穿戴救生衣以及扣上左右兩側的安全扣，手機、相機等怕水的3C產品建議不要帶在身上，遊戲過程中會有急流，請抓緊把手，請勿在過程中刻意晃動泳圈，謝謝。

欸，站進來一點比較沒有太陽。

幹幹幹，好緊張喔。

媽，我們剛剛去玩一個溜滑梯喔。

妹、妹，不要跑。

阿這麼多人是要怎麼玩，恁北排隊是欲排甲幾百年去啦？

啊——

媽的站在這邊看真的好高喔。

欸剛剛有一個女的比基尼直接整片掉下來，你有沒有看到？

小心啦，地板都是水，滑倒怎麼辦？

等等會不會翻船掉下去啊？

不會啦。

媽咪我跟妳說，那個溜滑梯會滑到一個游泳池裡面喔。

幫我們拍幾張照片，腿要很長的那種喔。

等等我們去嗽幾口，要不要？

好、好，小心啦，喝點水好不好？

欸幹，那邊有個波霸奶妹欸，辣喔。

肩膀曬到很痛，不要打啦。

這太恐怖了，這我不敢玩啦。

啊——

妳會不會怕啊？小矮子。

說什麼啊，我才不怕。

靠杯這好爽喔，再去排一次。

媽媽妳等一下一起來玩。

歡迎來到幽浮迷航，請依照指示穿戴救生衣，手機、

相機等怕水的3C產品建議不要帶在身上。

老婆走啦。

媽媽走啦！

廢物趕快上去，不要耍欸！

遊戲過程中請勿站立或是改變姿勢，謝謝。

我們有防水的。

我幫你們錄影。

媽的，恁……恁北現在是有點後悔了喔，我可以走下去嗎？

哈囉，換你們囉。

啊——

下一組可以幫我往前囉，歡迎來到百慕達禁區。

這是一個五層樓高的滑水道，園區裡面最高的。

從上面往下看整個樂園一覽無遺，正前方的圓頂底下是休息區跟美食街，左邊是樂園的入口，入口一進來就是最多小孩會聚集的地方，兒童戲水區、親子戲水區，他們會在裡面爬上爬下，等待適量安全的水經過他們的頭頂、身體、腳丫子。

我的工作是在起點指揮遊客，檢查他們身上有沒有什麼危險的飾品，確定他們都有坐好、扣上安全扣，如果有想用不在範圍內的姿勢下去玩的猴子也會被我阻止。這裡是被一層一層的階梯搭建起來的，緊鄰樂園的圍牆草叢，有時候會看見一群在底下偷抽菸的人，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在上面拿哨子吹他們「逼逼逼，這裡不能抽菸，請到吸菸區」。

今天的活動讓下面發生的事情更好玩。

有兩個人靠在欄杆上捋舌，手在下面摸來摸去，再等一下，其中一個人就會蹲下開始一些吞吐運動。哈囉才下午四點，但在這種、大家都不好好穿衣服的地方，有這種念頭也不能怪他們吧？

右邊是更多的滑水道，各種玩法的滑水道，有直線直衝、有瘋狂轉彎的，其中還有一個大型的上坡軌道，載的不是人，是泳圈。

幾乎繞整個園區外圍一圈的叫做漂漂河。

更遠一點過去，是一個超大的泳池，之前那裡是玩人造浪的地方，今天有活動所以水被抽乾，搭起大舞臺，抽乾的泳池晚點會變成舞池。

滑水道快要輪到我們，排到這邊是太陽直射下來的位置，炙熱難耐。從地面開始排隊，要經過數百個階梯才會到達五層樓高的起點，有些人皮膚已經開始泛紅，曬得像火烤肉。

〈事發前三小時〉

妹妹：媽媽，我們要去大水桶那邊，上面有一個好大的水桶，裡面裝滿水就會倒下來喔。媽媽也一起來。

媽媽：可是我要顧東西欸，東西被拿走怎麼辦？

妹妹：沒關係啦，媽咪一起嘛。

媽媽：快要沒太陽了，會不會有點涼涼的？要不要大毛巾？

妹妹：不會冷。

媽媽：先披著好不好？

男友：That's so funny。

女友：嘿 baby，我們在這等他們。

（突然轉身撞到人。）

男友：Oh, sorry, I'm so sorry.

小弟：幹。

男友：對不起。

（媽媽轉頭瞪他們一眼，拿大毛巾披在妹妹身上。）

妹妹：有水的溜滑梯叫滑、水、道。

女友：抱歉、抱歉。

媽 媽：對啊，滑水道。

女 子：沒事沒事。

小 弟：靠杯，幹你娘講英文的無生目瞞喔？

（媽媽又朝小弟瞪一眼。）

大 哥：好欸啦！

男 友：What is he saying?

女 友：Nothing.

妹 妹：家裡旁邊的游泳池也有滑水道嗎？

媽 媽：好像沒有欸。

妹 妹：好吧。

媽 媽：妳這麼喜歡玩喔？

妹 妹：恩！喜歡！

男 友：Did he swear at me?

女 友：Mmm……something like mother fucker.

小 弟：幹，看那妹那麼正才不跟他計較，不然我一拳

尻下去。

女 子：惦惦啦！剛剛旁邊有小朋友你還一直講，很丟

臉欸。

大 哥：你閣大細聲予我試看覓。

女 子：幹，我們很像爸爸跟媽媽帶小朋友出來餓，哭
喔。

媽 媽：那以後每年夏天都來好不好？

妹 妹：好！我等等還想要再去一次那個。

媽 媽：小滑水道嗎？

小 弟：靠杯，敢按呢？啊你著是我阿爸餓。

大 哥：恬去啦。

小 弟：這樣她是我媽喔，好、色、喔。

女 子：洗咧靠喔。

大 哥：（作勢要打小弟）幹，真的是沒被打過吼。

小 弟：大哥大哥，我錯了。

男 友：Was that Taiwanese? Teach me.

女 友：Teach you?

男 友：Yeah, I wanna try.

女 友：痾，幹，你、娘？

男 友：幹，你、娘。

男 大生：嘿！

女大生：下一站、下一站。

女 友：我在教他罵髒話。

男大生：蛤？幹嘛？

妹 妹：我還想去玩漂漂河。

男 友：幹你娘啦！

媽 媽：好啊。

男大生：靠杯，幹你娘啦！

媽 媽：等爸爸回來我們看一下地圖，看漂漂河在哪

裡。

男 友：幹你娘啦！

女 友：好了啦，好丟臉喔。

女大生：對啊，好像屁孩。

男 友：I'm very talented.

妹 妹：漂漂河在一個很大的泳池旁邊。

媽 媽：妳怎麼知道？

妹 妹：之前跟廚師叔叔們還有姐姐一起來過。

媽 媽：什麼時候啊？

妹 妹：跟爸爸餐廳的廚師叔叔啊還有姐姐。爸爸跟我

一起趴在泳圈裡面，姐姐說我們繞整個樂園那麼大喔。

媽 媽：（頓）妳記得那麼清楚喔？

妹 妹：因為好好玩，好像住在水上面。

媽 媽：那記得還有玩什麼嗎？

妹 妹：恩……還有吃我們剛剛經過的炸雞店！

媽 媽：真的喔。

（爸爸帶著水壺走來。）

妹 妹：爸爸回來了。

爸 爸：妹妹，不要跑，小心走。來，喝水，媽媽要喝

嗎？

〈事發前兩小時〉

男 友：Do you want a drink?

女 友：她不喝酒的。

女大生：你們喝什麼啊？

男 友：Whisky coke, you wanna try?

女大生：還是不要好了。

女友：你也不喝嗎？

男大生：她不喝我就不喝。

男友：哇，他是一個很好的男朋友喔。

（沉默）

女友：欸，妳沾一點點試試看啊，我沒有加很多

whisky 啦！

女大生：不要，威士忌好臭。

男大生：我想去抽菸。

女大生：恩，一起去。

女友：I want more whisky.

男友：sure?

女友：yes!

男友：Don't get drunk, baby.

女友：Will you take care of me?

男友：I will.

（小弟拿出一根捲好的大麻點燃。）

男大生：他說我是一個很、好、的、男、朋、友、喔。

女大生：（頓）喔。

男大生：就這樣？

女大生：我不知道啊。

女子：欸欸，有人過來了。

女大生：我、又還不是你女友。

男大生：欸！

小弟：幹沒差啦。

大哥：菸在妳那邊嗎？妳先點一根起來。

（女子拿出一根香菸，點燃，抽了幾口。）

女子：欸，我們要不要去那邊？比較角落。

女大生：我還沒答應喔！

男大生：那什麼時候要答應？

大哥：閣有無？

小弟：有啊，換你。

女大生：恩、恩、恩……。

男大生：好啦不鬧，那妳等等想去最前面嗎？

小弟：等等要去前面嗎？

女大生：我們就一起去啊。

大 哥：廢話，無阮這馬是咧衝啥？

男大生：妳如果不想我們也可以在後面一點啊，沒關係。

女大生：就去呀，我也蠻想去看看的。

女 子：欸那要早點進去吧？

小 弟：換你。我明天早上還要去開庭，超煩的。

大 哥：還沒處理好？當初就叫你小心一點，我是不是

跟你說不要那麼急。

女 子：哪件事啊？

男大生：好，不會不想吼？

女大生：不會啦。

小 弟：沒什麼啦。

女 子：好啊，攏莫講啊。

小 弟：再來一根啦好不好。

（小弟又拿出一根大麻，點燃之後給女子。）

（男大生發現不對勁，突然把女大生往旁邊拉。）

女大生：幹嘛？

男大生：沒有啊，就……想把你拉過來一點。等等如果

妳覺得太吵或是想離開了就跟我說。

女大生：好啦。

大 哥：你自己講。

小 弟：麥啦。

女大生：你、其實、可以不用這麼擔心我啦。

小 弟：啊不然你講。

男大生：我有嗎？

大 哥：他之前去撞球館打人啦，幹有夠白痴，就叫他

不要那麼衝，要幹嘛等我過去再說，他不聽

小 弟：幹我看著伊，歸懶趴攏是火，真正就想欲過去

共伊供死。

（男大生熄菸。女子、小弟、老大繼續輪菸。）

女大生：欸你還沒抽完啊。

小 弟：想到實在是跟賭爛欸。

男大生：不想抽了。還是要擔心一下吧，我是一個很好

的男、朋、友、啊。

（男大生帶著女大生離開。）

小 弟：你不要了喔？

大哥：我夠了啦，差不多就好。

女子：好啦，那最後給你。

小弟：沒有問題，交給我來，一口解決。

（三人離開吸菸區。）

媽：妹妹說你以前有帶她來過喔？

爸爸：對啊，內場大家一起來的那次吧？

媽：是喔。

爸爸：妳還在上班那時候的事了。

媽：恩。

男大生：他們剛剛在抽大麻。

女大生：你怎麼知道？

女子：那天結束就早點回去啦，明天不要遲到欸。

爸爸：我都快忘了，她還記這麼清楚喔。

小弟：幹真的是很不想管。

男大生：味道跟一般菸不太一樣啊，一聞就知道。

女子：誰叫你要去外面搞這種事。

媽媽：她說還有跟一個姐姐。

爸爸：那時候他們都帶了女友或老婆來。

女大生：你有抽過喔？

男大生：我沒有。

媽媽：她說你跟她，還有一個姐姐，一起去漂漂河。

男大生：但我有朋友在我面前抽過，所以大概知道。

爸爸：怎麼會，小孩子記錯了啦。

女大生：真的、嗎？

媽媽：那個外場的工讀生一起去了是嗎？

男大生：真的、的、啦。

媽：我問你說她不會去的。

女大生：是喔。

妹妹：爸比媽咪，我們要去漂漂河了嗎？

媽媽：妹妹等等喔，妳要不要先去上廁所？

男大生：騙妳幹嘛？

妹妹：蛤，可是我想去玩了欸。

女大生：其實你說你有抽過，我也不會怎樣啦。

男大生：真的喔？

爸爸：妹妹，妳剛剛喝那麼多果汁，先去上廁所。

女大生：真的啊，所以有沒有？

妹 妹：可是我都還沒玩到漂漂河，我想去玩那個。

爸 爸：妹妹乖，先去上廁所。

妹 妹：可是我——

爸 爸：不要讓我說第三次喔。

（妹妹不甘願地離開。）

男 大 生：真的沒有，要不要相信我啦。

媽 媽：妹妹說你趴在泳圈上，她趴在你身上，像住在水裡面。那個姐姐還告訴她，漂漂河繞整個園

區一圈。

區 區。

女 大 生：相信你啦！

媽 媽：我沒搞錯吧？是和那個外場女生嗎？

女 大 生：那你不會想抽抽看嗎？

媽 媽：每天訊息照三餐問候，說什麼對內場很有興

趣，結果還不是都在外場端端盤子而已。

男 大 生：好像也不會。

女 大 生：是喔。

爸 爸：她原本真的沒有要來。

男 大 生：幹嘛？

爸 爸：可是後來她又說要跟，我總不能說不行，大家都在，如果我說不行，反而很奇怪。

男 大 生：妳想抽喔？

媽 媽：為什麼偏偏是你們三個，一起去玩什麼漂漂河。

女 大 生：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啊。

爸 爸：她比較會跟妹妹玩，妹妹也都姐姐、姐姐的這樣叫她，很自然就一起了。

媽 媽：那為什麼不告訴我？是心虛還是怎樣？

男 大 生：真假？妳學壞囉！

女 大 生：你帶壞的吧！

爸 爸：我不想讓妳人在外面出差，還要去想東想西的。

媽 媽：這種話我沒辦法相信喔，你知道為什麼她突然要跑去嗎？因為她知道我不會去。

男 大 生：警察北北、警察北北，這裡有人——

女 大 生：白癡喔，我現在又沒有。等等那三個流氓來揍你喔。

爸 爸：但真的什麼都沒有。要說牽手嗎約會嗎還是上床？完全沒有。她就是一起跟來，這樣而已。

而且都是很久之前的事，她也已經離職了。

媽：什麼都沒有？她動不動就傳照片給你，喔分享她最近做了什麼菜，喔她還燙傷了。然後呢？你不也跟她聊得很爽嗎？特別讓妹妹夾上那個髮夾拍照傳給她，喔、你覺得我都不會發現？

（短沉默）

爸：那都過去了，老婆。

媽：你覺得過去了，但我還沒啊。

爸：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媽：那也代表你騙我騙了那麼久。

爸：好、對、抱歉，我承認她可能曾經對我有別的想法，但實際上什麼都沒發生，好嗎？

〈事發前一小時〉

員工：泳圈請交回左手邊的工作人員，放在置物區的個人物品請記得帶走。不好意思喔，漂漂河的開放時間已經結束了，所以已經不能排隊了

喔。

男大生：他們先進去嗎？

女大生：對，他們先到前面了。

員工：哈囉，已經沒有下一輪了喔。

男大生：哇幹，超多人欸。

員工：對、漂漂河的開放時間已經過了。

女大生：好恐怖。

員工：等等那邊舞臺會有表演，也可以去看看。

妹妹：請問一下——

小弟：幹你娘，太多人了吧。

女子：幹就說要早點來吧。

員工：怎麼了？

妹妹：這個——

大哥：幹，這是欲按怎入去？你們還要進去嗎？

妹妹：已經不能玩了嗎？

員工：對啊。

女子：要啦，就是要去前面啊。

妹妹：那，可是——

大 哥：好啦，牽好喔。

女大生：欸、等一下啦，綁領巾。

妹 妹：可以：讓我……玩一次就好嗎？

男大生：要綁喔？很麻煩欸。

員 工：不行欸，妳看大家都要走了。

女大生：要啦，你轉過去，我幫你綁。

員 工：痾、因為……

女大生：綁這個才不會把粉吸進去啊。

妹 妹：如果我……

女大生：不然噲到會很不舒服喔。

妹 妹：帶我爸爸媽媽一起來，可以嗎？

員 工：沒辦法喔。

男大生：是的老大！

員 工：抱歉喔。

女大生：這樣會太緊嗎？

男大生：OK，換我幫妳綁。

妹 妹：我、我、今天早上要玩的時候，爸爸說你們排

隊太多人了。

員 工：喔，對啊，下次再請妳爸爸帶妳來玩好嗎？

妹 妹：可是……下次是什麼時候啊？

員 工：要問你爸爸媽媽欸。

男大生：好囉！

員 工：妳知道妳爸爸媽媽在哪邊嗎？

男大生：手給我。

女大生：蛤？

員 工：妳會走嗎？

男大生：這樣比較好走啊，等一下妳被擠去哪裡了怎麼

辦？

妹 妹：恩，我會走，掰掰。

員 工：小心喔，掰掰。

男大生：出發囉！

大 哥：借過、借過喔。

女 子：拍謝、拍謝。

女大生：不好意思——

男大生：小心！

小 弟：拍謝，借過一下、拍謝、借過喔。閃開啦恁北

要過。

大哥：靠杯啊。

小弟：一直跟他借過，攏無欲插浚我餒。

男 友：It's smaller than I thought.

女 友：This was a pool, and then they drained the water.

男 友：酷欸！

男 大生：還好嗎？

女 大生：恩。

女 子：靠杯，腳被踩到。

男 友：I think your friends are so nice.

女 友：她是在臺灣少數還有聯絡的朋友。

女 子：這麼多人到底是怎樣子啦？

小 弟：快要到前面了啦。

男 大生：走這邊好了。

男 友：I'm so happy to be out with you today.

女 友：Me too.

大 哥：這樣還要再往前嗎？

女 子：再往前一點。

男 大生：小心走喔。

男 友：You go to LA with me and I can take you to many places.

小 弟：是在擠沙小啦！

大 哥：惦惦啦，莫按呢說話，你等一下被揍我不會幫
你喔。

小 弟：誼，你我大哥欸，誰敢揍？

女 友：那我會捨不得回澳洲。

男 友：Stay in LA with me, or I go to Australia with you.

男 大生：這比夜店還擠，太難走了吧。

女 大生：很常去喔？

男 大生：沒有沒有喔，沒去過，夜店是什麼？

女 友：Don't you wanna stay in Taiwan?

男 友：I always feel like a foreigner in Taiwan.

女 大生：我看到他們了！那邊！

女 子：欸，這邊就好了啦，已經很前面了。

小 弟：好啦，反正等一下跳起來又可以往前。

女 大生：終於找到你們。

女 友：你們居然擠得進來。

男 大 生：超多人。

女 友：欸你們好聰明喔，怎麼綁這個？

男 友：有，我有。

女 友：我完全沒有想到要準備這個，Baby 你好棒。

女 大 生：我第一次在離舞臺那麼近的地方。

男 大 生：有喔有喔，這位子很有 F U 喔。

女 友：欸 Baby，你記不得我們以前暑假有去過公館

那邊，也有一個那種水上樂園。

男 友：比較小一點的對不對，好像叫什麼 Castle C？

女 大 生：現在還有嗎？

女 友：不知道欸，很久以前了。

男 大 生：妳等等如果不想被噴到就躲到我後面喔，有什

麼事就跟我說。

女 大 生：好。不要擔心啦。

〈事發前半小時〉

（舞臺區的活動已經開始，可以聽見不遠的地方有歡呼聲、重低音電音交雜著。舞臺區有人跟著音樂上下跳著，甚至可以感覺到地板也正在上下微微的震動。）

爸 爸：請問你是工作人員嗎？

員 工：我是，但我要——

爸 爸：請問服務臺在哪？我家小朋友不見了，我是要去服務臺嗎？還是哪邊還是——

員 工：對服務臺，你看你走到那邊那個滑水道，它左邊是更衣間嘛，更衣間旁邊有一個室內遊戲

區，門口就是服務臺。

爸 爸：最近的是那個？

員 工：對。

爸 爸：你是說滑水道旁邊那個遊戲區裡面？

員 工：對，（頓）我帶你去好了。

爸 爸：好、好，謝謝。

員 工：小朋友幾歲呢？

爸 爸：七歲，她穿——

員 工：好，男生女生呢？

爸 爸：女生。

員 工：（對講機）哈囉，服務臺，我是今天漂漂河值班，我現在這邊有一位先生的小孩走丟了，女生，七歲。對，我們現在要往你們那邊過去，能不能先廣播一下？好謝謝。我已經通報了，我們先去服務臺那邊，等等他們可能會再問你一些問題，大概走五到七分鐘。

爸 爸：你們其他這種臨時搭建的服務臺都沒辦法幫忙嗎？

員 工：喔……這些主要是處理失物招領或是臨時急救的。如果要找人，到服務臺那邊才可以廣播，或是調監視器。有印象最後一次看到小朋友是什麼時候嗎？

爸 爸：我跟我老婆講話講到一半才發現她不見，也不知道走掉多久了。今天這個活動人又特別多，我現在也只怕她要找我們找不到，她一直吵著說要玩漂漂河，要是不小心跟著人群走，走到哪裡也不曉得——

員 工：等一下，請問小朋友是穿黃色的泳裝嗎？有小裙擺的。

爸 爸：對，你有看到她嗎？

員 工：漂漂河關門之前，她有來問我可不可以玩，我跟她說這邊不開放了，她就說要去找爸爸媽媽。

爸 爸：她往哪邊走？

員 工：我看她的方向是往戶外休息區那邊走去的。

爸 爸：我老婆現在也在那邊等。

員 工：好的。

爸 爸：欸你們看到年紀那麼小的妹妹落單，都不會想說要幫忙一下嗎？

員 工：（頓）因為妹妹也說要回去休息區找爸爸媽媽

——

爸 爸：不是這樣吧。

員 工：所以想說她應該對路線蠻清楚——

爸 爸：她才七歲欸。

員 工：不好意思——

爸爸：太誇張了，你們這樣是不是有失專業啊？

員工：我等等請服務臺——

爸爸：看到落單的小朋友應該主動關心，你們沒有這

種訓練嗎？

員工：我請服務臺通知舞臺區留意——

爸爸：你們這種工作危機意識要加強欸，不然很容易

出意外啊。太誇張了，看到小朋友自己一個人

走居然什麼都沒問就讓他走了，今天要是我小

孩就這樣不見，你們能負責嗎？

員工：（頓）先生，你是他爸爸，我們的工作並不包

含帶小孩。

（舞臺上的主持人對臺下噴射第二次彩色粉末）

小弟：喔幹，臉上都是粉。

大哥：讓你享受一下被顏射是什麼感覺啦。

女子：不然每次都是你顏射別人吼。

小弟：靠杯啊，後面不要一直撞上來啦！

男大生：還好嗎？

女大生：蛤？聽不見。

男大生：我說，還好嗎？

女大生：沒事。

小弟：啊靠背，粉跑到我眼睛裡啦！

女友：有沒有後悔沒喝酒？

女大生：沒有！威士忌好臭！

男友：臺灣不是也有 Road to Ultra 嗎？

小弟：今年要不要去河濱公園那個？

女子：要！

大哥：啥啦？

男大生：對！我去年有去，他們第一次來臺灣辦，超爽

的。

女大生：那是什麼？

男大生：會邀請國外很厲害的 DJ 來放音樂。

女子：去年也有，在河濱啊！

小弟：我們騎車有經過啊，幹一堆喝酒的躺在那裡有

沒有？

大哥：今年也有是嗎？

女子：九月！

男大生：今年九月。

大哥：妳想去我們就去呀！

女子：你帶我去！

大哥：好啦。

男友：喔，那時候我們可能不在臺灣了。

男大生：不然多留幾個月，一起去呀。

小弟：也帶我去啦！

大哥：還要慫北毛你去？你去死較緊啦！

女大生：都是放像現在這種嗎？

男大生：怎麼樣，會不會太吵？

女大生：好像有一點點，但也蠻好玩的。

男大生：那九月要不要一起？

女大生：好啊。那這些歌你們都聽過嗎？

女友：其實沒有。

男友：這種時候跟著音樂就對了。

女友：欸欸欸，他又耍拿彩色槍。

男大生：妳轉過來。

（女大生往男大生的方向轉，側對著舞臺。）

（主持人拿著彩色噴槍第三次朝臺下的觀眾噴出粉末，瞬間舞臺竄出刺眼的火光。）

〈派對〉

綠色粉色黃色紫色、

綠色黃色粉色紅色、

紫色橘色綠色粉色、

黃色。

（歡呼聲）

彩色粉塵噴出來，很像大量的乾冰噴煙，前方一片煙霧瀾漫，但還是看得見顏色，看得見舞臺上打下來的燈光。

五顏六色的煙霧。

好像在彩虹裡面。

（眾人歡呼聲）

人都往前面擠，我們也被擠到更前面。

穿白T、黑褲子，灰色毛帽的主持人，已經數不清

是第幾次拿起彩色噴槍對著我們。

（歡呼聲）

綠色粉色黃色紫色——

然後瞬間，真的只是幾秒內的事情——

綠色粉色黃色紅色黃色紅色。

更多的黃色橘色紅色。

我把身體轉側一邊，突然感覺左邊肩膀有一股熱氣

——

紅色黃色紅色黃色紅色紅色紅色。

（尖叫聲）

Fire! It's fire! The stage is on fire!

火，敢是火佇咧燒？

舞臺那邊著火了？

熱氣從肩膀蔓延至手臂、腰、腳，然後熱氣不再像

熱氣。

噴槍噴出彩色的粉末變成黃紅色的火焰，從舞臺竄

出，朝著我們的方向。

原本在我前面擁擠的人群變得東倒西歪，有些人想

往後跑被人群擋住。

沒有逃跑或躲藏的空間，火直直衝向我們。

我被撞倒在地上。

尖叫——

尖叫聲取代重低音的音樂。

後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可能以為是舞臺的

燈光效果，在後面歡呼。

但前排卻是遍布的哀嚎。

聲音全部混雜在一起。

我拚命想要往外鑽，不小心撞倒幾個人。

對不起、拍謝、借過、讓我出去、你們不要再進去

——

火勢很快就變小了，剩下落在地下的零星小火。我

拿著滅火器。

我努力睜開眼睛，在濃煙裡面想找到認識的人，可

是我看見——

滅火器——

滅火器——

滅火器噴出的氣體變成第二次的大火，怎麼會？

幹他媽的怎麼會？

拿滅火器的工作人員傻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哪個環節還是哪個步驟搞錯了，該死的滅火器居然會噴出火。

但顧不了太多，我們繼續往外跑。

火勢越來越大，往後蔓延。

有人用衣服拍，想把火滅掉，可是他媽的那根本沒有用啊。

我倒在地上，身體上的灼熱感越來越強烈，我聽見很多人聲、尖叫聲，但我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我有沒有在求救？有人聽見我嗎？有人在這嗎？我附近有人還醒著嗎？

我看見身上著火的人、奔跑尖叫的人。

我聽見有人在叫我，我感覺很多人從我旁邊跑過，有人把我扶起來，問我可以自己走路嗎？我搖頭，我說不出話，幾乎連搖頭的力氣都快沒了。

地上散落著拖鞋、五顏六色的螢光漆，燃燒破碎的衣物、焦黑的不明物體——

還有，人皮。

我不是很確定那是不是人皮，但你知道的空氣裡聞得到烤肉的那種味道。

空氣裡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我坐在休息區，舞臺那邊傳來連續幾次的巨大聲響，第一次我以為是聲音效果，第二次我看到有些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一起往舞臺的方向跑，感覺有點不妙。

工作人員的對講機傳來一堆雜亂的聲音。

啊——啊——

救命，救命——

火、前面失火了——

緊走——

拜託拜託拜託你們趕快出去，裡面爆炸了。

Hurry! Don't go in.

舞臺區爆炸了，原因尚未確定——

舞臺區爆炸了，麻煩服務中心支援——

舞臺區爆炸了，傷患非常多，需要消防車跟救護車。

水、水、哪裡有水？

啊——啊——好痛。

我聽到有人說到爆炸兩個字。

還有尖叫聲。

淒慘的尖叫聲。地上有好幾個倒下的人，他們有些還在奮力的匍伏，有些已經接近無力無聲的求救。

我的視線開始變得模糊，空氣中瀰漫一股燒焦味。

尖叫、塵煙、火，更多尖叫、更多塵煙、更多火。

我看見有人用泳圈把人抬出來，我跟著一起拿泳圈往裡面衝。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敢進去，但我一直在心裡祈禱，拜託拜託，不要讓我找到人。

希望他不在裡面。

希望他已經出來了。

希望這一切根本沒有發生。

希望我沒有帶他來過。

我倒在泳圈裡面，頭好暈，全身好痛。

有人為了要降溫跳進漂漂河裡面，清澈的水瞬間就被染成紅色。

有人拿著水管對燙傷的人沖水，但他們不知道那其

實更痛，水柱的力道打在傷口上好痛，皮也會一起被沖掉。

你們先出去，快點出去。

待在這裡等救護車，小心一點，晚點見。

我愛你。

我也愛你。

Water, I need water.

水，請問哪邊有水？

水，有人用桶子裝水進來，但那些水怎麼樣都不夠。

小腿的灼熱感越來越明顯，但我旁邊的人比我還要

嚴重，他從肩膀到腹部都是傷。

紅色、皮膚、肉、爛掉的紅色皮膚肉。

我聽到聲音，尖叫哀嚎以外的聲音。我終於聽見有

人在說話，有人來問我還好嗎？

先生先生、還好嗎？

還好嗎？

我還好，跟我看見的那些人比起來我好像只是小

傷。

你不要幫忙？

欸欸欸——

小姐、小姐，莫睏去——

再等一下——

我帶你出去啦——

快，裡面還有人——

接著是救護車的聲音。

聽見救護車的聲音，但還是有很多人上不了車。

外面擠成一團，大家卡在樂園的出口。

救護車他媽的進不來，傷患也多到來不及載。

Everything is out of control.

沒有人想得到會這樣。

臉、手臂、腰、腿，很痛，很深沉的痛，沒有一個

地方是不痛的。然後有人問我——

你需要水嗎？

有人這樣問我，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水，因為很痛

——

很痛。

因為不沖水很痛，沖水也很痛。

水——

不要睡著——

加油——

幹他媽的，救護車為什麼進不來？

水、毛巾、水桶——

有可以喝的水嗎？拜託。這裡需要水。

你再等一下，救護車要來了。

你再等一下，快要輪到你了。

你再等一下，加油再忍一下。

對，只能這樣，我們能做的只剩下等待。

跟火燒的痛一起等。

等灼熱感侵蝕你的皮膚和肉，侵蝕你的知覺和意

識。

等進不來的救護車。

等一個一個比你更嚴重的人先上車。

無止盡地等待、等待、等待。

依照傷勢的嚴重程度，把要先上救護車的人用推車

推去門口。

泳圈也要不夠用了。

我看見很多人在幫忙，但是好像怎麼樣都不夠。

我跟扶我出去的人借手機。

喂媽，妳應該有看到新聞，這裡出事了但我沒事。

我還好，我晚點再打給妳。

喂，寶貝，我現在在等救護車，我不知道會去哪裡。

喂，我再聯絡你。

喂，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喂，我愛你。

爸：喂老婆，妳在哪裡？找到人了嗎？

媽：還沒有，現在這裡太多人——

爸：妳在原本的地方別動，我過去。

妹妹：遠遠的地方看起來有煙火，很亮很亮的燈跟煙

火，煙火放了兩次，還有很大聲的聲音，有一

點點吵可是好像很好玩的樣子喔！我想應該是

很多人在那裡面看煙火吧，他們離煙火很近，

離煙火近一點是不是就更漂亮呢？但我只能遠

遠的看，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過去，但遠遠的

看也很漂亮喔！然後有人從裡面跑出來，很多

人很多人，越來越多人，我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

有些人還跳進水裡面，剛剛那個姐姐說不可以

玩的，可是他們現在都跳進去裡面，如果找到

爸爸媽媽，就可以再過去玩嗎？可是他們在哪

裡？現在可以玩漂漂河了他們在哪裡啦？你們

在哪裡？（頓）已經沒有在放煙火了，很吵的

音樂也沒有，大家都跑出來了，要回家了嗎？

那我怎麼辦？我還沒找到爸爸媽媽我怎麼辦？

爸爸，媽媽，在哪裡？還不能回家，還不能回

家。

（媽媽和爸爸看見正在跑向人群的妹妹，衝上去抱住。）

媽：妹妹！妳跑去哪裡？

妹妹：看煙火。

媽：哪裡有煙火？妳怎麼可以自己亂跑呢？

妹妹：那裡啊。我去看漂漂河，結果不能玩了，我要

回去找你們的時候看到那邊放煙火。

媽：煙火嗎？

這裡需要幫忙——

We need help. Please!

請問有人可以來幫忙嗎？

再等一下。

再忍一下。

我好痛，我不行了，拜託。

（燈光變換，轉成彷彿火燒一般的顏色，最後燈暗。

還聽得到各種求救跟哀嚎聲，聲音逐漸變小，最後消失在黑暗中。）

〈事發後三個月〉

男大生：她叫小昀，三個月前，我約她出去玩，打算晚

上送她回家的時候跟她告白，我們會玩得很累

很累，可能我身上會有一些汗臭味，可能她的

妝花了暈到下眼皮，然後我會問她，要不要跟

我在一起，她會故意沉默很久為了讓我緊張，

其實偷偷在笑，我會再說個幾句「好啦好啦跟我在一起嘛」，最後她會說好。（沉默）我今天早上剛從手術房出來，因為痛的關係醒醒睡睡的，隱約聽到新聞播了這週河濱的 Road to Ula，又開始想一堆有的沒的，原本大家還相約要一起去，但現在這些都不會發生了。剛開始我還會傳訊息給她：「小昀，治療都還好嗎？妳一定也很痛吧？想到妳傷得那麼嚴重，覺得我的痛好像有點太微不足道，我知道妳可能還沒辦法面對這些關心，只是想說，對我來說妳是很勇敢的人喔。」（沉默）她從來沒有回過訊息，我心裡想著再等等吧，但後來我也不再傳，不是因為她都不回，而是覺得或許我給她的是壓力，如果她沒有跟我一起去玩，她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我們躺在不同醫院的病床上，反覆做著類似的治療、每天進出手術房，每天都因為換藥痛得哭出來，每天都不想醒來因為醒來就得繼續面對，即使我們在做一樣的

事情，我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說出「我陪妳啊」這種話來。

媽：妹妹，要去睡覺囉。

妹：我還想要再看一下——

媽：圈圈，現在很晚了欸，要回房間了。

妹：爸爸，你今天也要睡沙發嗎？你看完可以來陪我睡覺嗎？

爸：看看時間，太晚我會吵到妳。

妹：好吧。（對媽媽）為什麼爸爸最近都在沙發睡覺？

媽：可能電視看一看，累了就直接躺下來睡了。

妹：他都沒有在看電視，都在發呆。他心情不好嗎？

媽：上床睡搞搞囉。

妹：那媽媽呢？媽媽也心情不好嗎？

媽：沒有呀，怎麼這樣問？

妹：你們很久沒有聊天了。

媽：亂說，我們每天都有講話啊，是不是也有跟妳

聊天？

妹：感覺、怪怪的、不太一樣。

媽：小朋友，妳腦袋瓜裡太多煩惱，這樣會長不高欸。快點睡覺好不好？晚安囉！愛妳。

（沉默）

媽：燙傷的地方怎麼樣了？要換藥嗎？我看看。

（沉默）

媽：你也真是的，當廚師這麼久了怎麼還這麼大意。怎麼要拿烤盤還會忘記要戴手套？

（沉默）

媽：都不說話？

（沉默）

媽：你這個態度我真的搞不懂，連妹妹都在問，（頓）請問你有打算要說話嗎？燙個手就變成啞巴是不是？我真的忍很久了，那件事你一個字都不提，請問做錯事的是我嗎？

（短沉默）

爸：不是，是我。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媽 媽：為什麼你連跟我道歉，或是表現出一點點想要

挽回，或是修補一下的意思都沒有？

爸 爸：抱歉。

（短沉默）

媽 媽：真的就這樣，是嗎？

爸 爸：不是。

媽 媽：那到底是怎樣？

爸 爸：手好痛。（頓）我每天上班看火爐、看烤箱，

我就在想那些在裡面的年輕人，燒燙傷70%、90%、二度、三度的年輕人。

媽 媽：我在跟你說什麼，你在跟我說什麼？

爸 爸：我只是拿烤盤燙到而已就這麼痛，他們怎麼

辦？

媽 媽：提這個做什麼？

爸 爸：（頓）我進去救人的時候，裡面太多……那些

我們無法想像的，血肉模糊、皮開肉綻，這種詞妳敢想像嗎？好像都只會出現在小說裡面，但是我真的看見了。我站在爐子前面，我開火

我就會想到那些畫面，看見肉放進平底鍋或烤

箱，我就想到那天聞到的味道，高溫、煙霧、燒焦這些東西揮之不去，我很努力想把人都抬

出來，多跑幾趟多送一些水給他們，（頓）可是……新聞還是每天都在更新傷重不治的死亡人數。

（沉默）

爸 爸：我這幾年都是努力工作生活，好好愛妳愛妹妹，可是就因為好幾年前我說的一個謊，妳只看見這個謊嗎？妳看見新聞都不會難過嗎？

媽 媽：我每次想到那時候，看到呆呆站在那裡的圈子，我心裡都會想，好險、好險，好險不是我們家圈子。可是我不敢這樣跟任何人說，我知道這太自私，但我只有圈子一個人。

爸 爸：他們都還這麼年輕，他們都在經歷什麼啊？

媽 媽：你如果沒辦法讓自己不去想這些事，你也應該要為了圈子振作，不然你剛剛說這幾年的努力，都是白費的。

〈事發後一年〉

（電話鈴聲響，響個幾聲很快就被按掉。）

女子：你眼睛怎麼那麼紅？

大哥：無睏飽。

女子：騙肖欸。

大哥：啊就真的每——

女子：你是抽了什麼才過來是不是？

大哥：沒有。

女子：恁北躺在這邊，關在這他媽的破爛醫院裡面，

然後你在外面給我爽喔？

大哥：我是來幫妳買吃的。

女子：你開車來嗎？開車還抽？

大哥：只是抽幾口而已，袂按怎啦。

女子：如果出什麼事——

大哥：就不會出事好不好。煩死了。

女子：你右手也有傷欸，你不要忘記喔。

大哥：我這就是小傷，啊我開車也都開好好的，一直在那邊講會出事幹什麼呢？

女子：如果真的出什麼事，不管是你錯還是別人錯，要是被驗出來你有抽什麼，就會怪在你身上，你有沒有想過？

大哥：欸，敢會當莫我來，你著揣我冤家。我是來看妳的不是來吵架的。

女子：阿成那些貨你要接手是嗎？

大哥：我著講妳莫管，我家已會處理，妳就好好休息——

女子：我就是要知道——

大哥：妳是想欲按怎啦？

女子：攏擲掉。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啦，電影都是沖馬桶丟到海裡什麼的。我不管你要怎麼弄但就是不要接。

大哥：萱——

女子：我們以前只是偶爾抽抽大麻——

大哥：妳佻細聲啦。

女子：（壓低聲音的）你接手之後呢？那些就不只是大麻欸，你真的要去碰嗎？你又不缺錢，好好接你爸的公司不好嗎？

大哥：妳以前都不管，現在是怎樣？

女子：（頓）現在不一樣了。

大哥：啊我不是在這裡嗎？妳看妳要做什麼清創、什麼植皮的，我是不是都有來陪妳，我有空也會買妳想吃的過來啊。

女子：我不是說這個。（頓）你看阿成都不在——

大哥：幹，為啥物閑欲講這？

（電話鈴聲響，又被按掉。）

（沉默）

女子：好不說他，那說我。你看我的手跟我的腿，伸直也不是啦彎也不是，啊每天都痛。每天……我都不知道下一個手術又是什麼，又會有多痛餒，頭髮都要剪短，因為要植皮，然後一塊白一塊黑的，然後你看做那麼多，我都還是不知道會不會變好，不知道以後會變成什麼

樣子啊。所以我會怕……你懂嗎？你去搞那些有的沒的，如果你也出事那要怎麼辦？

大哥：不會出事——

女子：你怎麼敢保證不會有事？

（沉默）

女子：我們不是也都沒想到，阿成進去之後就回不來了嗎？沒有人想到會這樣——

大哥：那些東西是阿成跟人家合夥的啦。伊這馬走矣，我袂當講擲掉擲掉啊。

（電話鈴聲再次響起，接起。）

女友：喂。

女大生：嗨，Angela。

女友：終於打通了，妳還好嗎？

女大生：還好啊。

女友：妳怎麼不開鏡頭？視訊啊！

女大生：我不要好了。

男友：Baby？

女友：Why? You need anything?

男友：Nothing. Are you chatting with someone?

女友：小啣。Would you join us?

（男友搖頭。）

女友：小啣，視訊啦好想妳欸——

女大生：我臉上有傷。

女友：抱歉……我不知道，妳媽媽沒有跟我說——

女大生：妳的腿還好嗎？

女友：我、還好啦。

女大生：Daniel 還好嗎？

女友：（頓）還好啊，他早上剛結束一個治療，比較

累。

女大生：辛苦了。

女友：小啣，我們一直想跟妳說，我跟 Daniel……那

時候我們太緊張了，都是一堆煙霧，也看不清

楚，所以沒有——

女大生：沒事。（頓）你們預計什麼時候飛？

女友：等 Daniel 穩定一點，可能會先去澳洲一段時間，

因為飛美國要坐太久，他爸爸有幫我們安排澳

洲的醫生跟復健治療。

女大生：太好了，還可以坐頭等艙欸，好羨慕喔。

女友：想說出國之前，可以的話我們碰個面啊？

女大生：到時候再看看。

女友：恩。張睿呢？他還好嗎？

女大生：我……不太清楚欸。

女友：他沒聯絡妳嗎？

女大生：有啊，我沒什麼回他。（頓）可以的話妳關心

一下他，當作幫我忙。

女友：（頓）好，我會傳訊息給他，妳不要擔心。

女大生：那……先這樣。

女友：妳好好照顧自己喔，保持聯絡。

男友：Are you apologizing to her again?

女友：I think I need to.

男友：You also say we are good, why you lie to her?

女友：She dosen't need to know the bad news. 她沒有比

我們好過。

男友：還是我一直沒辦法好起來，讓妳覺得丟臉嗎？

有一個很沒有用的男友？

女 友：I never think like that. 你知道報喜不報憂嗎？就是這個意思。小昀的傷比你、比我都嚴重，她也不太跟我說她的情況，我問她什麼她都說沒事沒事，這是一種默契。

男 友：But we're not good at all. We are different.

女 友：為什麼要分你跟我呢？

男 友：因為這是真的。妳可以出門，正常的走路，穿

妳喜歡的衣服。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being fucking stared at. But I can't. Every day, it's either the hospital or home. Seeing a lot of different doctors.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身心科、神經科、整形、復健，然後我一直都沒有進步，I can feel that. You and those doctors don't want to say, but I know. I know you're all disappointed about me.

女 友：Please don't lose your temper. Nobody is disappointed about you. If you don't believe in

yourself, what we have to do?

男 友：Get out. Please get out. I don't wanna see you. 我只看到妳，我就覺得很難受，我這種想法很好，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所以妳不要待在這裡。

（短沉默）

男 友：I'm so tired. I so want to give up.

〈事發後兩年〉

員 工：寫履歷的時候我把那段工作經驗拿掉，面試主管總會問我：中間這幾年你沒有工作嗎？通常能不回答我就不回答，為了避免被投以同情的眼光，或與面試無關的問候，關於你的身體啊和心靈狀況。這幾年我不斷在找工作、換工作、適應新工作，對我來說都不容易，面對新同事想跟你瞎聊的時候會問：欸那你之前是做什麼的啊？有時候我會言簡意賅地說服務業，再被

追問我就會說救生員，但很好笑，因為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麼、又救了誰。現在工作的地方對面有一所小學，上學跟放學時間他們會排好隊伍一起過馬路，有些接送的爸媽會跟他們約在店門口，看起來比較高年級的弟弟妹妹一放學，就會衝過來點一杯珍珠奶茶全糖全冰。有時候我會彷彿看到那個沒有玩到漂漂河的妹妹，她後來有找到爸爸媽媽嗎？抱歉她沒辦法再玩漂漂河，她會記得那天發生的事嗎？可以的話，希望她只要記得開心快樂的部分就好。

老大：阿成，前幾封信不知道你有沒有收到。明明你就沒辦法回信，我還要一直寫信給你，攪擾啊。剛進來的時候，睡我旁邊的眼鏡仔常常在寫信，我佻伊問，寫遐爾濟，外口的人敢真正會看？啊他跟我說，寫信，是想寫自己對很多事情的想法，會讓他比較平靜，我是還不太懂啦，但聽起來很帥啊，所以我就跟著一起寫。眼鏡仔身上是強盜和過失致死，被判無期徒刑。

刑，他進來的時候小孩剛出生，出去的時候，小孩可能都大學了。（沉默）前陣子我的判決下來，販賣和持有兩條加在一起十四年，律師說如果我表現好，假釋都順利的話也就八、九年而已。（頓）八、九年喔……，我感覺還有點太短，我們都認識二十年了。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跟你一起進去救人，我們兩個是不是都會活下來，或是說，我們兩個人可不可以一起走。想到這裡，我就有點氣萱萱，為什麼她要受那麼嚴重的傷，為什麼那時候讓你一個人進去，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好好的。萱萱一直覺得你走了之後我變了一個人，有一件事我沒跟她說，我只有在用安的時候，才不會看見火光，才找得到你。阿成，如果有什麼話想跟我說，你就託夢給我。先這樣，要熄燈了。

〈事發後三年〉

女 子：哈囉，大學生，重回校園生活感覺怎麼樣啊？

女大生：好累。

女 子：不好玩喔？

女大生：我不是說那時候我跟一個男生一起去玩嗎？

女 子：原本你們應該會在一起的那個？（深吸一口

氣）什——麼——？他也回學校了嗎？

女大生：不是啦，聽他們說他沒有繼續上課，也沒有工作，都待在家裡。

女 子：跟你講幹嘛？

女大生：不知道是想打聽，還是希望我去幫忙。只

是……（頓）這種事沒有誰可以幫忙誰吧。

女 子：而且還要面對他真的太難了，但我今天也……

鼓起勇氣跑去探監了喔。

女大生：不是一直不想去嗎？

女 子：想說還是想要好好做一個結束嘛，對不對？

欸，真的像電影裡演得那樣喔，一片玻璃、兩

支電話。

女大生：說重點啦。

女 子：他問我過得怎麼樣，我說我現在聽到拔掉消音

管的機車騎過去會怕，跟你講，我以前覺得那樣超帥的。

女大生：我從以前就覺得那些車很吵。

女 子：還有打雷的聲音啊、閃電的光，或是跟火有關的照片，我都會怕。欸，我前幾天去吃三媽臭臭鍋，老闆娘在小瓦斯爐上點火的時候我整個往後仰了不知道幾十度，靠杯差點從椅子上摔下去餒。半夜聽到救護車的聲音也會驚醒，我以為車是來載我的喔。

女大生：那他怎麼說？

女 子：說他戶頭還有一筆錢，我先拿去用，叫我等他

出來。

女大生：那妳要用嗎？

女 子：當然不要啊。

女大生：但這可能就是多數人認為的好意啦。

女 子：他被抓之後，大家都在說我們這種人跑趴出事，拿賠償金去吸毒、去賣毒，說賠償金不該

給我們這種人。講真的吼，我們本來就是這種人，那又怎樣咧，不代表我們應該就要進去被火按呢按呢燒燒去欸。

女大生：我不覺得妳本來是這樣的人啦——

女子：均耀真的就是他們口中拿到錢去做歹代誌的人。但難道我們不應該拿賠償金嗎？我們就沒有資格在什麼鬼機巴法律上得到一些東西嗎？還是我活該被燒成這樣，阿成就該死？他為了救人死了但沒人在乎，我們真的這麼活該要去遇到這些嗎？

女大生：我也每次都在想為什麼是我，可是沒有答案，因為就是發生了。提到賠償金的時候就被說愛錢，但多少錢都沒辦法讓一切回到沒發生過的樣子。

女子：好想要把自己身上這些壞掉的死掉的爛掉的全部都丟在那個該死的會客室裡面。

女大生：那、再跟妳說、一件事。下禮拜有寒流——

女子：幹你娘這真的超哭。

女大生：變冷的話這些硬疤一定會（同時）超爆幹痛。

女子：（同時）超爆幹痛。

女大生：（同時）完蛋，我講話越來越像妳。

女子：（同時）完蛋，妳講話越來越像我。這樣我就相信妳是真的很痛。

女大生：到時候這些疤全、都、會、縮在一起，光想到就覺得好痛喔。

女子：幹不要說了。（頓）欸你有沒有聽到每次那個復建科醫生都在幫我們取名字。

女大生：什麼名字？

女子：我們身上的疤——

女大生：有，但我根本不記得那些名字，超白癡的。

女子：那醫生很認真諷，「你們要學會跟這些疤痕相處喔」。

女大生：它們都占據我一大半的身體我還能不跟它們相處嗎？我只是不相信取名字那一套。

女子：我、好像、有一點點相信。

女大生：妳有沒有覺得我們都變很多啊？

女子：我覺得我這個人越來越善良，妳這個人越來越壞了。

女大生：靠杯是妳帶壞我吧？

女子：妳看看妳，滿口髒話。有人前幾天還說明年想去刺青。

女大生：我好的皮膚不多談，找一個空位刺青很有意義吧，醫生說可以的。

女子：欸、我這裡原本有一個刺青，我自己畫的，那時候被我媽爆罵一頓。

女大生：蛤、結果被燒掉了？

女子：對啊，然後我媽到現在都不知道我會畫畫。

女大生：那妳還想刺青嗎？

女子：要不要我幫妳刺青，我會喔。

女大生：好啊。

女子：蛤？好嗎？妳不怕？

女大生：哪有什麼好怕的，不就刺個青。

妹妹：我站在書店裡面，書店的排行榜會把書一本一本放好好的，可以讓我們看到整本書的樣子，

排行榜也會分類，媽媽都帶我逛青少年文學那一排，有時候我也會逛逛別的，但就只是逛逛。暢銷排行榜上有一本書，已經連續好幾週都在上面，所以我特別有印象，寫書的人是一個受到超過70%燒燙傷的女生，我不知道70%是多少，但我記得小時候、爸爸跟媽媽還住在一起，爸爸還是廚師的時候，手上也有幾個燙傷，他總說是小傷不用在意，但媽媽都很認真的擦藥跟換藥。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爸爸不再是廚師爸爸，不再早起做好吃的午餐給我帶去學校，他們也不再一起睡覺了，今天輪到他來接我放學，每週有兩天會住爸爸家，五天回媽媽家，他剛剛傳訊息來說，載到的客人要去比較遠的地方，要我再等等，我說好，爸比路上小心。

〈很多很多年之後〉

很多很多年之後，
很多很多年之後，

重新找工作，一個不用曬太陽，也不用一直重複無聊的話的工作。

一個不用接觸火爐、烤箱的工作。

租一間有電梯，離診所近一點的套房。

可能已經沒有人再提起那件事了。

廢棄的樂園依舊在那裡，

老舊的滑水道，人造池變成長滿青苔的沼澤。

過去被注滿水、人潮擁擠的泳池、滑水道，現在是乾涸的破爛廢墟。

很多很多年之後，想起那個本該是充滿青春美好回憶的地方。

已經覆蓋了一層包裹著罪惡跟悲傷的灰。

然後從此不敢去遊樂園，週末的晚上避開信義區和東區熱鬧的地方。

然後受傷的皮膚已經沒辦法再像正常人一樣流汗，享受夏天或是享受汗水，都已經是過去。

然後皮膚上依舊是一塊黑一塊白的，你習以為常。
但偶爾的偶爾，你還是會感到一陣鼻酸。

乾枯的、皺巴巴的、顏色不均的皮膚，逐漸取代我想努力記住的，關於那一天的記憶。

寫書的女生是那場派對的受難者，我看了那本書。

我看了那本書，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離這些事情這麼這麼靠近過。

差一點就要跟朋友一起去那場活動、

差一點就要多靠近舞池幾步，又因為人潮太多所以放棄、

差一點誤闖現場，在裡面迷路、

差一點就失去誰誰誰。

有很長一段時間，晚上睡不着，閉上眼睛就會看見遠處有火光越演越烈。

很多很多年之後，我還是會想，

到底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

要是我？

我還是會想，如果我沒有去就好了。

如果我沒有提議要去就好了。

很多很多年之後，大家刻意不去提起，或小心翼翼的提起，

輕輕的關心。

小弟：對我來說吼，大哥跟萱萱都沒事，就是最好的啦。我喔爛命一條啦，從來就沒有什麼害怕的事情，啊不然我怎麼會把自己活成這樣，我就是想到那個火裡面還有很多人，我就是要去進去啊。這可能是我做過最對的事情了。

然後很多很多年的現在，

我們還是繼續穿著膚色的內搭褲和袖套，還是在睡前吞上一兩顆安眠藥止痛藥，想要相信，我們總有一天可以從容的面對。

時間可以帶走很多東西，可以把畫面變得模糊，可以把記憶變成碎片，把傷痕變成疤痕，把過錯變得不那麼重要。

沒有人告訴我們，時間會留下什麼，該怎麼好好地安放，該怎麼擺脫痛苦跟悲傷。

時間往前走，然後把我們遠遠的丟在後面。

我們好像只能努力的跟上，死命的跟上。

我們才不會被遺忘。

（劇終）

作者簡介——李家蓁

李家蓁，英文名字 Stella，雙魚座 B 型，臺北人。

現為想像協作場創團成員。

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興趣是打麻將，持續徵牌咖。

沒事的時候會隨機找一部六人行看，我最愛錢德賓。

喜歡寫東西，但時常不知道要寫什麼，我大概是這樣的人。

評審意見——耿一偉

劇場是記憶之所，演員在此透過記憶再現的方式，再現對劇本的記憶。記憶總有不精確的時候，但對事件的主觀印象卻不會改變。〈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招喚讀者進入受害者對八仙塵爆案的回憶。本劇的形式與內容縝密交疊，一開場沒有角色的獨白，以及過程中對白混雜的設計，貼近了現場混亂的主觀感受，可是各角色的聲音又十分精確反映了其社會性姿態 (Gestus)。透過倒數的場景設計，作者帶領讀者逐漸接近爆炸的事件核心，一旦塵爆發生後，後三分之一的劇本，又從快速變化的新文本形式 (派對現場)，轉成節奏和緩的寫實風格 (創傷後的現實)。〈那場被遺忘的派對〉是難得一見的佳作，形式成了內容的皮膚，喚起這個社會不應被遺忘的痛。